



感 念

世上的鞋，多是把泥土挡在脚外。草鞋却不是，它只是在脚和地之间隔一层稻草。它不防水，不御寒。穿草鞋的人，把路记得最牢。哪块石头路过，哪道冰碴割过，脚底全都清楚。

草鞋或许还是少有的、用不了多久就会融入泥土的鞋。穿着它走在山路上，三五天就烂成了草。它是被路一口一口“吃”掉的。

所以，衡量一双草鞋长度的，不是标准化的尺码，而是一段路。

打草鞋要用腰弓。人坐在矮凳上，腰上系一张木弓，身子往后仰，靠腰劲把稻草绳绷紧。那一声声“啪”，是赣南秋天常见的声音。稻草要捶软，才不磨脚；麻要搓匀，才经得起拽。

编鞋的人，心里须装着一只脚。脚有多长，脚背多高，哪里会磨出茧子——世上没有通用的草鞋，只有贴合某一双脚的草鞋。

老辈人讲，当年赣南女子编鞋，手不停，嘴里念叨：“鞋紧脚，脚紧路。”大道理她们说不出，“结实”就是她们说得出口的牵挂。

鞋底多缠一层草，鞋耳多绕一圈布。编好的草鞋码在墙角，一双，十双，百双……等着一个个远行的人穿走。

1934年，秋风正凉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队伍要走了。

于都河上连夜搭起浮桥。门板、床板，从四乡八镇拆下来，一船一船运到渡口。还有几位老人抬来了自己的寿材板……

浮桥夜里架，天亮前拆，生怕走漏一点消息。那一年的秋天，于都河两岸的村子里，彻夜响着捶稻草的声音。一槌一槌，从立秋响到重阳，响到队伍出发的那一天。

谢志坚带着的那双草鞋，是春秀编的。

红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，谢志坚给部队当向导、送情报，一来二去，成了红军战士，也赢得了一位姑娘的心。

姑娘叫春秀，踊跃参加支前。

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婚期却一推再推。头一次推迟，是因为反“围剿”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还是因为反“围剿”。战事一场接一场，喜酒始终没顾上喝。

队伍出发前夜，春秀做了一个决定。

第二天傍晚，于都河畔挤满了送行的人。几个大嫂簇拥着春秀挤进队伍。她穿着红上衣，篮子里装着米果、盐豆、炒花生，那是赣南人家过节才舍得摆出来的东西。

春秀把吃食一把一把塞给战士们，

于都的草鞋

■ 贾永

然后，把一双草鞋塞进谢志坚怀里，眼泪掉了下来。

“首长、红军兄弟！我和志坚好了多年，一直没能成婚。今天，你们就要出发，就请大家，一起见证我们俩的大喜日子吧！”

河滩上，人们愣住了。忽然，人群中传出一声口令：“立正——敬礼！”

一瞬间，一队官兵齐刷刷抬起右臂，面向穿红上衣的春秀敬礼。

那一天，是1934年10月16日，重阳节。

重阳，本是登高、敬老、期盼团圆的日子。那一队队穿着草鞋的人，却在匆匆渡河。

带着这双草鞋，谢志坚踏上长征路。万里征途，他只穿过它两次。不是心疼脚，而是不舍得鞋。

第一次，巧渡金沙江。船工摇着橹，把红军一船一船送过江。谢志坚望着一江江水，忽然愣住了——一样的江水，一样的船，一样聚在岸上目送红军渡河的

老乡。他蹲下来，从背包里取出那双草鞋，小心翼翼地穿在脚上。

他听家乡的老人说过，河都是通着的。他要让自己的脚，再踩一次于都河的水。

第二次，强渡大渡河。子弹像雨点一样砸过来，前面重兵封锁，后面大军追击。谢志坚把草鞋穿上，心里只说了一句：死，也要穿着它死！

部队进入甘肃境内后，谢志坚突发重病，无法再随军行动，留在当地老家养病。

一年，两年，五年，十年……多少个夜里，他梦回于都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当乡亲们以为他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

他揣着那双草鞋回来了。可那个说好了要等着他的姑娘，早已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下。

草鞋还是那双草鞋。编鞋的人，不在了。

扑在春秀的坟上，谢志坚半天没起来。

纪念红军长征出发50周年的时候，年迈的谢志坚从箱底取出这双草鞋，颤着手，在鞋头上绑了一对红绣球。

50年前，春秀穿着红上衣送他上路。50年后，他给那双草鞋绑上红绣球，送到了纪念馆。红对红，隔着半个世纪，终于配成了一对。

往后的日子，于都河岸边的纪念馆成了谢志坚的念想。那双绣球草鞋，他越老越放不下。

当年，与谢志坚一同穿着草鞋从河边出发的，有1.7万余名于都子弟。至新中国成立时，仅剩277人。

宿营的时候，老兵教新兵打草鞋。走一路，编一路。

鞋烂了，脚还在。脚在，路就不会断。

谢志坚的那双草鞋，回来了。如今，就陈列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里。鞋底、鞋帮已经发黑，唯有鞋尖上的两颗绣球，还透着红。

更多的草鞋，未能回来。它们沉在了湘江边的浅滩上，烂在了娄山关的石棱上，毁在了雪山的垭口，陷在了草地的泥潭里。有的还穿在脚上，有的滚下了悬崖，连在哪里都没人说得清。

90多年过去了，飞架于都河两岸的一座座现代化桥梁，取代了当年8.6万余名红军渡河的浮桥。而这双走过长征路的草鞋，依然在默默守望着东流的江水。

今天的人们，鞋越穿越好，路越走越远。一双草鞋到底能走多远？岁月早已给出了答案。

那双草鞋，鞋头上的两颗红绣球，在这个秋天，依然红得滚烫。

听见“九一八”

■ 杜娟

记 忆

9月的沈阳城，秋风拂过柳条湖畔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前的“残历碑”。《松花江上》的旋律传来，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

这首歌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，对东北人而言更是如此：小时候在学校唱，长大后随着对历史了解的增加，它被铭刻在记忆里。当它在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里响起时，愈发令人感到沉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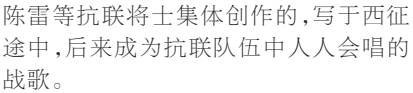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1931年的悲歌。“九一八”“九一八”……声声呼喊，95个春秋更迭，历史的声音依旧惊心动魄。

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，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，反诬中国军队所为。先是北大营方向传来一阵突兀的枪响，稀疏却尖锐。紧接着，是更沉闷的爆炸声，奉天兵工厂的方向腾起火光。这声音迅速蔓延，千家万户门窗随之震颤、碎裂，母亲捂紧孩子的嘴巴，把呜咽压回喉咙……

碎裂的声浪里，有流亡者回望故土时喉咙的哽咽，有黑土地上高粱低垂的哀鸣。它被刻进石碑，融入每年的秋风，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沉痛记忆。

在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，我忽然想起哈尔滨一曼街241号的东北烈士纪念馆。同样的旋律也曾在那座灰白色建筑的展厅里响起。从沈阳到哈尔滨，从柳条湖畔的“残历碑”到一曼街的老楼，东北大地上那些与“九一八”有关的声音，穿过漫长岁月，至今仍在。

顺着歌声往展厅深处走，复原的东北抗联露营地场景旁，响起另一首歌：“铁岭绝岩，林木丛生，暴雨狂风，荒原水畔战马鸣……”这是《露营之歌》。1938年深秋的东北，冷得刺骨。夜里，抗联将士们围着篝火取暖，歌声伴随着木柴的噼啪声传出。这首歌是李兆麟、



陈雷等抗联将士集体创作的，写于西征途中，后来成为抗联队伍中人人会唱的战歌。

我曾沿着抗联先辈的足迹走进小兴安岭密林。荒草间的战壕、掩体仍依稀可辨。春天，杜鹃花开得正好，仿佛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血色记忆。

抗联老兵杨振国对我说，当年，他的右手食指冻得比大拇指还粗，脓水从裂开的伤口往外流；5根手指冻伤后合不拢，至今仍留着一大块疤。他的父亲被日伪军抓去当劳工，从此再没回来。14岁那年，他背负着家仇国恨进山，加入抗联嫩江游击队，在深山与日伪军周旋、作战。老人说：“冷得受不了、饿得扛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就唱《露营之歌》。唱着唱着，就觉得身上暖了，路也能走下去了。”

在靖宇县，我曾寻访杨靖宇将军的牺牲地——三道崴子。山风穿过松林，呼呼作响。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，人在外面站上一会儿，手脚就冻得发麻，很难想象当年他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。

1940年深冬，身患重病、几天没吃东西的杨靖宇，与敌人周旋了5天5夜。面对劝降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中国人都投降了，还有中国吗？”敌人剖开他的腹部，胃里没有一粒粮食，只有尚未消化的草根、树皮和棉絮。如今，将军倒下的地方，青松繁茂。风吹过，松涛阵阵，像是这片土地在为他歌唱。

在哈尔滨一曼街241号，那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，曾是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所在地。1935年，赵一曼受伤被俘后，曾被关押在这里。她遭受竹签钉手指、灌汽油等酷刑，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。

牺牲前，她在留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：“我最亲爱的孩子啊！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

一阵孩子的歌声，把我拉回博物馆

展厅。转过拐角，一面国歌墙迎面而立，墙上镌刻着1935年版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曲谱，并配有抗日英雄群体浮雕。一群身穿校服的小学生站在墙前，仰着头轻声唱着，有的字还咬不太准，他们声音稚嫩，却唱得格外认真。

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头顶的集音罩传出旋律，和孩子们的声音叠在一起，又与展厅深处的抗战歌曲汇在一起，像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合唱。

走出“九·一八”历史博物馆，广场上的“残历碑”正对着夕阳，碑文刻着铭心，时间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。风又吹过来，带着远处街上的人声、车声，隐约还带着国歌墙前的童声。白鸽飞过天空。我看着孩子们凝望“残历碑”的认真神情，忽然体味到，几十年间的沧桑巨变，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“九一八”“九一八”，警钟长鸣。它不只是唤醒历史记忆的一声声叩问，更是催人奋进的节拍。“九一八”的声音，需要用双耳倾听；向后，听见碎裂的枪响、篝火旁的战歌，松涛里抗战将士的名字；向前，“正义必胜、和平必胜、人民必胜”，每一个字，都踏在前进的脚步上。



第6772期



军营纪事



日前，海军某潜艇支队在深海组织一场实战化攻防对抗演练。演练结束多日，参演官兵谈起那场无声交锋，仍难掩内心的激荡。让我们跟随亲历者的讲述，把时间拨回演练现场——

尖锐的战斗警报响起。不到1分钟，全艇官兵已各就各位。

关闭主电机，潜水均衡，开始水下悬停。潜艇静默，像潜伏在暗处的猎手，静静等待猎物进入伏击圈。

指挥舱内，照明灯悉数熄灭，只有应急照明灯发出暗红色的光。此时，声呐岗位上，王技师头戴耳机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整个人像一尊凝固的雕塑。电脑屏幕的微光映亮他半边脸庞，另一侧则完全隐入深海般的阴影里。他在听，听海面上“对手”水面舰船编队逼近的声音。

潜行于深海，如同人行走在无边的暗夜。潜艇的“眼睛”就是声呐。王技师的耳朵，是在深海里“磨”出来的。多少年了，他在黑暗中辨别不同舰船驶过的声纹，帮助潜艇在复杂环境中安全穿行。

海面上，“对手”数艘舰船来势汹汹。王技师面前的电脑屏幕上，已经满是“雪花”。回忆起这一幕，他声音低沉而激动，带着一种战斗打响前特有的亢奋。

“咚——”“咚咚——”“咚咚咚！”水面舰船越来越近。声呐回波声敲在每个艇员的耳膜上，越来越尖锐，越来越清晰。艇内安静极了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所有人都不敢发出一丝响动。“不做饭，不走动，大家饿了就啃面包，嚼火腿肠，连咀嚼都尽量放轻。”王技师形容道，那是一种“真正的寂静”。



人在军旅

夏日清晨，戈壁的风裹着沙砾，携着寒意，吹向远方。

列兵刘浩坐在去往驻训地的车上，目光所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茫茫荒滩，零星的骆驼刺贴着地面随风摇摆。车队渐渐驶入戈壁深处，风越发猛烈，沙砾打在车窗上，噼啪作响，车篷篷布也被风吹得猎猎翻飞。荒凉苍茫的景象在眼前掠过，刘浩心里既觉得壮阔，又生出几分隐隐的不安。

忽然，一片绿意猝不及防闯入视野，是胡杨林。它们铁干虬枝、高大挺拔，在风中傲然挺立。风吹过，叶片如浪花翻涌，成为漫漫黄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刘浩忍不住回头多看了几眼。

车队穿过胡杨林不久，便抵达驻训地。卸装备、搭帐篷、整器材……驻训生活在风沙中拉开序幕。杨班长是班里军龄最长的老兵，风吹日晒在他脸上留下明显的印记。知道刘浩是第一次



边关升旗（油画）

李卓作

伏 击

■ 彭洪霞 丁斐辉

敲击声此起彼伏，海面上，舰船一艘接一艘压顶而来。然而关键目标只有一个。王技师逐个判型，并没有着急上报，他在等待“猎物”的出现。

突然，王技师摘下耳机，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：“报告艇长！方位××，发现目标！”

杨艇长大步走向声呐岗位。几个人围在屏幕前，目光紧紧盯着那段“与众不同”的声纹曲线。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“判型为……”王技师的声音不高，却异常坚定。

“计算目标航迹，下潜至……”杨艇长向航海长和舵信兵发出指令。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冲进“对手”编队，抵近侦察。

战斗决心很快定下。航海部门迅速计算规划航线。舵信班张班长和韩技师，一个管深度，一个管方向，两人配合默契，驾驶着潜艇，悄无声息地向水面舰船编队逼近。

到达预定阵位。“浮起，升潜望镜……”随着杨艇长一连串口令的下达，潜艇开始缓缓上浮。

可预想中的潜望镜出水画面并没有出现。此时，张班长发现深度计指针猛地向下跳。“报告艇长，潜艇掉深！”他的一声惊呼，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此时，“对手”编队越来越近，潜艇又突发掉深。张班长急得满头是汗，双手紧紧把住操纵杆。

“前进××”“转速××”……短短10多秒，杨艇长连续下达口令，硬生生把潜艇拉了回来，深度计的指针在一点点恢复。潜艇继续上浮。

心有余悸的张班长，操起舵来更是不敢有丝毫马虎。“潜艇惯性大，要想实现精准卡位，手感和经验极其重要。”他双手稳稳把操控纵杆，将艇身锁定在潜望深度。

“升潜望镜！”随着液压装置低沉的

推动声，潜望镜筒缓缓探出海面。这一刻，王技师的目光牢牢锁在艇长身上。他在等一个答案：自己的判型，到底对不对？

杨艇长俯身靠近目镜，双手转动操控把手，潜望镜缓慢旋转，扫视海面……如此近距离地侦察到“猎物”！后来，杨艇长形容那个瞬间：“感觉潜望镜视野都装不下了。”

指挥舱内寂静无声。当取证画面投射到大屏幕上，惊喜像无线电波一样，在舱内悄然无声地蔓延。

王技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“大家内心涌动着难以抑制的兴奋，但没有人发出欢呼。潜艇兵的快乐，是要调低分贝的。”

“保持隐蔽，准备下潜！”完成取证后，杨艇长当即下令。操作人员迅速收回潜望镜，潜艇快速下潜，脱离当前深度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任务结束，因为“猎杀时刻”来临！

舱室里，指控葛技师顾不上回味胜利的喜悦。对他而言，战斗开始了。葛技师依托操纵台，综合声呐数据和以往经验，精准预测目标移动趋势，闻令而动，实施打击。

“航向××！目标舷角××！”答案脱口而出。当兵27年，葛技师的口算速度快得惊人。

对于精准狙杀“对手”编队内的一个特定目标，杨艇长打了个生动的比方：“虽然是蒙眼射击，但只要我们瞄上它，它就跑不了。”战机稍纵即逝。葛技师的手指稳稳地悬在发射按钮上。

“发射管预备！”“放！”随着杨艇长一声令下，官兵发起数次模拟攻击。一枚枚“鱼雷”拖着长长的尾迹，直奔目标而去……深海雷霆，势如破竹，又很快归于沉寂。

借着幽深的洋流，潜艇悄然驶离阵地，不声不响，隐入万顷碧波之下。

戈壁胡杨林

■ 卫怡博 严文萃

来戈壁，杨班长笑着对他说：“这里的风是有‘脾气’的，可要扛住啊！”

一次野外训练中，他们像往常一样奔赴预定点位，架设天线、调试频段、校准参数……当杨班长带着刘浩等人检查接口时，一阵微风掠过。他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翻涌的乌云：“风要起来了，准备撤收！”

片刻，风力骤然加大，黄沙贴着地面涌过来，像一堵移动的土墙，瞬间天昏地暗。装备箱被打得噼啪作响，刚架起的天线杆在风里剧烈摇晃。狂风中，所有人动作比平日更快、更准。刘浩紧紧攥着装备箱的收纳带，尽管沙粒钻进领口、扑进嘴里，却不敢有丝毫松懈。

风停时，夕阳从沙海尽头探出头来，将戈壁渐渐染成熔金般的暖红。

那晚，刘浩和杨班长坐在帐篷外空地的石头上，看着远处的胡杨林在戈壁上空展开一片沉静的深绿。杨班长讲起早年的驻训岁月：“现在遇到的风，算‘客气’的。我头一年来驻训，赶上一场‘黑沙暴’，黄沙铺天盖地，一瞬间就伸

手不见五指。”

杨班长语气平缓，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：“那会儿帐篷刚扎稳，天就突然黑透。大风来得又快又猛，没等人反应过来，只听见‘哗啦’一声，整个帐篷直接被风‘扯’了下来，刮向戈壁深处。等风势稍缓，我带着几名战友走了近两公里，才把帐篷拖回来。我们摘下面罩，鼻子，嘴里全是沙子。”

杨班长抬眼望向那片胡杨林，暮色中，它愈显苍劲；“戈壁风沙大，可这些胡杨偏偏越吹越挺；风越猛，根越扎实。它也一样，扛得住风沙，经得住磨砺，才算在这戈壁上站住脚。”

刘浩没有接话，只把这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
望着暮色中沉默伫立的胡杨林，刘浩想起上学时读过的文章。从前隔着书本读胡杨的坚韧，他有些懵懂：为什么人们总爱把军人比作胡杨？直到穿上军装、站在这片荒滩上，他才真正读懂了这一比喻的分量。在沙中扎下根、迎着风不肯低头的胡杨，与在这里的军人，有着同样坚韧顽强的品格。